

美學家朱光潛

● 梅 振 才

十二封信經春未老

中國當代美學家朱光潛教授，一九八六年三月六日病逝於北京。一代宗師離開這個世界已經七年多了，然而，對朱教授及其學術思想的研究和評論，仍活躍於海峽兩岸。真是：「此地經過春未老，伊人宛在水之涯！」

我和無數的青少年讀者一樣，對朱教授的認識，是從他的「給青年的十二封信」開始的。一九六一年夏天，我高中畢業，年少氣盛，頂撞了一位橫行鄉里的「街道治保主任」，他投書到「招生委員會」誣告我，使我失去了北京大學的入學資格。那是我最悲憤、失落和頹喪的日子。當時，我的好友譚君，同病相憐，送我一本又殘又舊的書，是從舊書攤買來的，那就是朱教授的「十二封信」。我翻開扉頁，發現原書主人寫下的一段話：「早在十年前我曾閱讀過這本中國文壇巨著。當年我深深染了多愁善感的通病，脆弱的靈魂時刻沉浸在煩惱的苦海裏。不意讀了這本巨著，竟治癒了我這種疾病。我現在還萬分感激朱光潛教授。『愁生於鬱，解愁的方法在洩。鬱，由於靜止，求洩的方法在動。』這種治愁的聖藥

，拾年後的今天還在我的口腔留存一股濃香。請用心地咀嚼吞食這劑治愁的聖藥吧，我希望它也治好了您！」

當天晚上，我一口氣把「十二封信」讀完，真如服了一劑聖藥，精神馬上振作起來。朱教授談人生、談讀書、談愛戀、談升學選課等，似乎都是針對我而寫的。從少年到青年，從青年到中年，儘管我走南闖北，飄洋越海，這本書一直置於我的案頭。拋却閒愁，刻苦攻讀，翌年夏天，我終於邁進北大的校門。翻開教授的名冊時，赫然發現朱光潛教授亦在其中。於是，我冒昧地給朱教授寫了一封信，談及「十二封信」對我的影響，並請教有關讀書的問題。不久，便收到了朱教授的回信：

「一九二五年我到英國留學，一邊讀書一邊練習寫作和翻譯。『十二封信』是學生時代的習作，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了。現在看來未免有些幼稚可笑。青年要向前看。我建議你多讀些俄國、蘇聯和中國現代的優秀文學作品……」

大約一個星期之後，我到圖書館查書目，一位身材不高、面貌清癯、滿頭白髮的老人在我旁邊填借書單，我偶然舉目，只見他在借書人那項

簽上「朱光潛」的名字。我內心異常激動，他原來就是我所仰慕的朱教授！我結結巴巴地說：「朱教授，您好！我是廣東來的新生，您給我的信收到了，真是謝謝您！」

學生們心中的偶像

朱教授拉着我的手，微笑着，溫和地說：「你就是那位梅同學，你好用功呀！圖書館是座寶山，有挖不盡的寶藏。『學海無涯』，此話不錯。我覺得老有讀不完的书……」

接着，他又詢問我的年齡、專業和選修的課程。最後，他勉勵我：「你還很年輕，好好努力吧……」說完，他夾着借來的幾本書，慢慢離開圖書館，漸漸消失在燕園樹影婆娑的曲徑中。

朱教授身兼西語系、中文系和哲學系的教授，學識淵博，是很多學生心中的偶像。然而，由於朱教授曾受過批判，很多人只能偷偷地看他的書。在學校圖書館，不容易借到朱教授的書，因為經常被借走了。有一次，圖書館一位職員對我說：「我真不明白，你們為什麼那樣愛讀朱光潛的書，他的很多觀點是有問題的。你們要多讀些有關共產主義修養的書籍……」我不是攻美學的

，讀不懂朱教授學術性的著作，然而，我喜歡讀朱教授的文章，因為朱教授的作品，如朱自清先生所稱譽的：「行雲流水，自在極了。他論文學像談話似的一層層領着你走進高深和複雜裏去」；因為朱教授的為人，如夏丏尊先生所說的：「他那篤熱的情感、溫文的態度，豐富的學殖，無一不使和他接近的青年感服。」

令我驚訝的是：我班級的一些同學，竟跨系私自去聽朱教授的課，特別是凌繼堯同學，去得最勤，數年如此，簡直入了迷。我班級有三分之一的同學，都偷偷地看朱教授的書。不知怎樣，這情況被政治輔導員知道了，我們這批同學被招集在一起開會，要「作檢討」、「劃界線」……

浩劫被門依然豁達

一年多後，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夏天，「史無前例」的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開始了。北大被稱為「資產階級的頑固堡壘」、「修正主義的大染缸」，「革命的暴風驟雨」首先襲擊了寧靜的燕園。幾乎所有的名教授，如俄語系的曹靖華、哲學系的馮友蘭、歷史系的翦伯贊、化學系的付應、西語系的俞大綱……都被押到批鬥台上。

朱光潛教授被戴上的「帽子」更多：「歷史反革命份子」、「資產階級學術權威」、「國民黨殘渣餘孽」……

有些教授，如翦伯贊、俞大綱，受不了無盡的屈辱、殘酷的折磨，終於自殺身亡，含恨而去。然而，在「文革」的風雨中，朱教授却自有他的一套應世之道。白天遭「批鬥」，晚上被「審

訊」。而第二天，朱教授仍是聞雞而起，在院子裏悠閒地耍「太極」、練「氣功」，然後弄花澆草，真是「豁達」得很！那時，我常想起朱教授「談人生與我」那封信：

「我有兩種看待人生的方法。在第一種方法裏，我把自已擺在前台，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塊弄把戲；在第二種方法裏，我把自已擺在後台，袖手看旁人在那裏裝腔作勢……我無論站在前台或站在後台時，對於失敗，對於罪孽，對於殃咎，都是用一幅冷眼看待，都是用一個熱心驚讚……也許，朱教授使用這兩種看待人生的方法，在當年的人間悲劇中仍能處之泰然。

帶着兩名美學新秀

我當然無法窺視當年朱教授的內心世界，但是，這場「史無前例」的風暴，也曾在朱教授的心中掀起了波瀾。當時，和我們關係最密切的李老師，和朱教授同住一幢房子。朱教授曾提出，要把他全部書籍送給李老師。作為一個著名學者，竟然心境如此，真令人感嘆！我們這些普通學生，還有什麼「理想」值得追求的呢？

「歸去來兮」，不如返故鄉。

「四人幫」垮台後，百廢待興，時有令人振奮的消息。凌繼堯同學——當年的美學迷，從他的故鄉江蘇來信告訴我：朱光潛教授要招兩名研究生，而他被錄取了。從此，他時有來信，談及年屆八旬的朱教授，仍在學術領域和教育崗位上辛勤勞動的情況。在朱教授的悉心教導下，他帶的這兩名研究生，很快成了美學園地中的新秀。

我南歸廣東後，曾去信問候朱教授，他亦曾把剛出版的新著作「談美書簡」寄贈給我。在燕園數載寒窗生涯中，我最仰慕的是曹靖華教授和朱光潛教授。

因此，我在一九八一年赴美時，請他們兩老為我給哥倫比亞等大學寫推荐信，他倆欣然應允，速迅辦妥。

海外數載，仍不時看到有關朱教授的報導：一九八三年，朱教授赴香港大學講學，受到香港學術界的熱烈歡迎；一九八五年，被香港大學授與名譽文學博士學位；一九八六年去世，海峽兩岸學術界同聲哀悼……

留下七百萬字著作

一代宗師朱教授雖然離開了，但他給後人留下七百多萬字的著作和譯著。他的論著，融貫中西，博古通今，說理透徹，文筆優美，資料翔實，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廣泛的影響。他治學嚴謹，孜孜不倦，皓首窮經，贏得中外學術界的好評。還有，他一生始終是青年的良師益友。

「人以文傳」。在美國著名大學的圖書館，藏有朱教授的傳世之作；在他鄉異邦，朱教授的著作也有不少讀者。

每當我在紐約東方書店看到朱教授的作品時，總會勾起關於朱教授的一些回憶，總會想起朱教授說過的一些精闢的雋語……

四十多年前，朱教授曾奉獻給青年一句話：「以出世的精神，做入世的事業。」也許這是朱教授成功的祕密。